

T5238107/7671(7)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31 1940

御文卷之七

考工記

凡一器或坐而論道或作而行之  
凡一器或坐而論道或作而行之  
凡一器或坐而論道或作而行之  
凡一器或坐而論道或作而行之

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器或坐而論道或作而行之  
之民審曲面勢以備五材以辨民器或通四方之  
珍異以資之或飭力以長地財或治絲麻以廣之  
事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審曲  
而勢以飭力以辨民器謂之百工通四方之珍

鉅文卷之七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甬東屠 隆緯真氏摘取

西吳茅元儀止生氏品次

考工記

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或坐而論道或作而行之或審曲面執以飭五材以辨民器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或飭力以長地財或治絲麻以成之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審曲而執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通四方之珍

異以資之謂之商旅飭力以長地財謂之農夫治  
絲麻以成之謂之婦功粵無鑄燕無函秦無廬胡  
無弓車粵之無鑄也非無鑄也夫人而能爲鑄也  
燕之無函也非無函也夫人而能爲函也秦之無  
廬也非無廬也夫人而能爲廬也胡之無弓車也  
非無弓車也夫人而能爲弓車也知者創物巧者  
述之守之世謂之工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爍  
金以爲刃凝土以爲器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  
此皆聖人之所作也天有時地有氣材有美工有

巧合此四者然後可以爲良材美工巧然而不良  
則不時不得地氣也橘踰淮而北爲枳鸚鵡不踰  
濟貉踰汶則死此地氣然也鄭之刀宋之斤魯之  
削吳粵之劍遷乎其地而弗能爲良地氣然也燕  
之角荆之幹妘胡之筈吳粵之金錫此材之美者  
也天有時以生有時以殺草木有時以生有時以  
死石有時以泐水有時以凝有時以澤此天時也  
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  
工五刮摩之工五搏埴之工二攻木之工輪輿弓

廬匠車梓攻金之工築冶鳧椽段桃攻皮之工函  
鮑鞞韋裘設色之工畫績鍾筐幌刮摩之工玉柳  
雕矢磬搏埴之工陶旋有虞氏上陶夏后上匠殷  
人上梓周人上輿故一器而工聚焉者車爲多車  
有六等之數車軫四尺謂之一等戈秘六尺有六  
寸旣建而迤崇於軫四尺謂之二等人長八尺崇  
於戈四尺謂之三等爰長尋有四尺崇於人四尺  
謂之四等車戟常崇於爰四尺謂之五等酋矛常  
有四尺崇於戟四尺謂之六等車謂之六等之數

凡察車之道必自載於地者始也是故察車自輪  
始凡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不樸屬無以爲  
完久也不微至無以爲戚速也輪已崇則人不能  
登也輪已庠則於馬終古登地也故兵車之輪六  
尺有六寸田車之輪六尺有三寸乘車之輪六尺  
有六寸六尺有六寸之輪軹崇三尺有三寸也加  
軫與轆焉四尺也人長八尺登下以爲節輪人爲  
輪斬三材必以其時三材旣具巧者和之轂也者  
以爲利轉也輻也者以爲直指也牙也者以爲固

抱也輪敝三材不失職謂之完望而眡其輪欲其  
慎爾而下迤也進而眡之欲其微至也無所取之  
取諸圜也望其輻欲其掣爾而織也進而眡之欲  
其肉稱也無所取之取諸易直也望其轂欲其跟  
也進而眡之欲其疇之廉也無所取之取諸急也  
眡其綆欲其蚤之正也察其蓄蚤不齟則輪雖敝  
不匡凡斬轂之道必矩其陰陽陽也者稹理而堅  
陰也者疏理而柔是故以火養其陰而齊諸其陽  
則轂雖敝不欬轂小而長則柞大而短則摯是故

六分其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三分其牙圍而漆  
其二椀其漆內而中誦之以爲之轂長以其長爲  
之圍以其圍之防稍其數五分其轂之長去一以  
爲賢去三以爲軹容轂必直陳篆必正施膠必厚  
施筋必數疇必負幹旣摩革色青白謂之轂之善  
叁分其轂長二在外一在內以置其輻凡輻量其  
鑿深以爲幅廣幅廣而鑿淺則是以大机雖有良  
工莫之能固鑿深而輻小則是固有餘而強不足  
也故竝其幅廣以爲之弱則雖有重任轂不折三

分其幅之長而殺其一則雖有深泥亦弗之濂也  
叁分其股圍去一以爲骹圍柔輻必齊平沈必均  
直以指牙牙得則無桢而固不得則有桢必足見  
也六尺有六寸之輪綆叁分寸之二謂之輪之固  
凡爲輪行澤者欲杼行山者欲侷杼以行澤則是  
刀以割塗也是故塗不附侷以行山則是搏以行  
石也是故輪雖敝不甃於鑿凡揉牙外不廉而內  
不挫旁不腫謂之用火之善是故規之以砥其圓  
也萬之以砥其匡也縣之以砥其幅之直也水之

以砥其平沈之均也量其藪以黍以砥其同也權  
之以砥其輕重之侷也故可規可萬可水可縣可  
量可權也謂之國工輪人爲蓋達常圍三寸程圍  
倍之六寸信其程圍以爲部廣部廣六寸部長二  
尺程長倍之四尺者二十分寸之一謂之枚部尊  
一枚弓鑿廣四枚鑿上二枚鑿下四枚鑿深二寸  
有半下直二枚鑿端一枚弓長六尺謂之庇軹五  
尺謂之庇輪四尺謂之庇軫三分弓長而揉其一  
三分其股圍去一以爲蚤圍二分弓長以其一爲



之尊上欲尊而宇欲卑上尊而宇卑則吐水疾而  
雷遠蓋已崇則難爲門也蓋已卑是蔽目也是故  
蓋崇十尺良蓋弗冒弗絃殷畝而馳不隊謂之國  
工輿人爲車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謂之參稱參  
分車廣去一以爲隧參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  
揉其式以其廣之半爲之式崇以其隧之半爲之  
較崇六分其廣以一爲之軫圍參分軾圍去一以  
爲式圍參分式圍去一以爲較圍參分較圍去一  
以爲軾圍參分軾圍去一以爲鞵圍圓者中規方

者中矩立者中縣衡者中水直者如生焉繼者如  
附焉凡居材大與小無併大倚小則催引之則絕  
棧車欲弇飾車欲侈軾人爲軾軾有三度軸有三  
理國馬之軾深四尺有七寸田馬之軾深四尺駕  
馬之軾深三尺有三寸軸有三理一者以爲斲也  
二者以爲久也三者以爲利也軌前十尺而策半  
之凡任木任正者十分其軾之長以其一爲之圍  
衡任者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圍小於度謂之無  
任五分其軾間以其一爲之軸圍十分其軾之長

以其一爲之當兔之圍三分其兔圍去一以爲頸圍五分其頸圍去一以爲踵圍凡揉輶欲其孫而無弧深今夫大車之輶擊其登又難既克其登其覆車也必易此無故惟輶直且無撓也是故大車平地既節軒擊之任及其登阨不伏其輶必溢其牛此無故唯輶直且無撓也故登阨者信任者也猶能以登及其下阨也不援其邸必藉其牛後此無故唯輶直且無撓也是故輶欲順輿輶深則折淺則負輶注則利準利則久和則安輶欲弧而無

折經而無絕進則與馬謀退則與人謀終日馳騁左不捷行數千里馬不契需終歲御衣衽不敝此唯輶之和也勸登馬力馬力既竭輶猶能一取焉良輶環潛自伏兔不至軌七寸軌中有潛謂之國輶軫之方也以象地也蓋之圍也以象天也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龍旂六九旂以象大火也鳥旗七旂以象鶉火也熊旂六旂以象伐也龜蛇四旂以象營室也弧旌枉矢以象弧也攻金之工築氏執下齊冶氏執上齊鳧氏

爲聲卓氏爲量段氏爲鑄器桃氏爲刃金有六齊  
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鍾鼎之齊五分其金而  
錫居一謂之斧斤之齊四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  
戈戟之齊三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大刃之齊五  
分其金而錫居二謂之削殺矢之齊金錫半謂之  
鑿燧之齊築氏爲削長尺博寸合六而成規欲新  
而無窮敝盡而無惡冶氏爲殺矢刃長寸圍寸鋌  
十之重三垸戈廣二寸內倍之胡三之援四之已  
倨則不入已句則不決長內則折前短內則不疾

是故倨句外博重三鋒戟廣寸有半寸內三之胡  
四之援五之倨句中矩與刺重三鋒桃氏爲劍臘  
廣二十有半寸兩從半之以其臘廣爲之莖圍長  
倍之中其莖設其後叁分其臘廣去一以爲首廣  
而圍之身長五其莖長重九鋒謂之上制上士服  
之身長四其莖長重七鋒謂之中制中士服之身  
長三其莖長重五鋒謂之下制下士服之鳧氏爲  
鐘兩欒謂之鈇鈇間謂之于于上謂之鼓鼓上謂  
之鈺鈺上謂之舞舞上謂之甬甬上謂之衡鐘縣

謂之旋旋蟲謂之幹鐘帶謂之篆篆間謂之枚枚  
謂之景于上之擁謂之隧十分其銑去二以爲鉦  
以其鉦爲之銑間去二分以爲之鼓間以其鼓間  
爲之舞修去二分以爲舞廣以其鉦之長爲之甬  
長以其甬長爲之圍叁分其圍去一以爲衡圍三  
分其甬長二在上一下在下以設其旋薄厚之所震  
動清濁之所由出侈弁之所由興有說鐘已厚則  
石已薄則播侈則柝弁則鬱長甬則震是故大鐘  
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爲之厚小鐘十分其鉦間以

其一爲之厚鐘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鐘小而  
長則其聲舒而遠聞爲遂六分其厚以其一爲之  
深而圜之臬氏爲量改煎金錫則不耗不耗然後  
權之權之然後準之準之然後量之量之以爲黼  
深尺內方尺而圍其外其實一黼其鬻一寸其實  
一豆其耳三寸其實一升重一鈞其聲中黃鐘之  
宮槩而不稅其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旣  
成以觀四國永啓厥後茲器維則凡鑄金之狀金  
與錫黑濁之氣竭黃白次之黃白之氣竭青白次

之青白之氣竭青紫次之然後可鑄也段氏闕函  
人爲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犀甲壽百  
年兕甲壽二百年合甲壽三百年凡爲甲必先爲  
容然後制革權其上旅與其下旅而重若一以其  
長爲之圍凡甲鍛不擊則不堅已敝則撓凡察革  
之道砥其鑽空欲其窳也砥其裏欲其易也砥其  
朕欲其直也橐之欲其約也舉而砥之欲其豐也  
衣之欲其無齟也砥其鑽空而窳則革堅也砥其  
裏而易則材更也砥其朕而直則制善也橐之而

約則周也舉之而豐則明也衣之無齟則變也鮑  
人之事望而砥之欲其茶白也進而握之欲其柔  
而滑也卷而搏之欲其無弛也砥其著欲其淺也  
察其線欲其藏也革欲其茶白而疾澣之則堅欲  
其柔滑而腥脂之則需引而信之欲其直也信之  
而直則取材正也信之而枉則是一方緩一方急  
也若苟一方緩一方急則及其用之也必自其急  
者先裂若苟自急者先裂則是以搏爲棧也卷而  
搏之而不弛則厚薄序也砥其著而淺則革信也

察其線而藏則雖

敝不

鞞人爲臯陶長六尺有六

寸左右端廣六寸中尺厚三寸穹者三之一上三

正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謂之鼗鼓爲

臯鼓長尋有四尺鼓四尺倨句磬折凡骨鼓必以

啓蟄之日良鼓瑕如積環鼓大而短則其聲疾而

短聞鼓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韋氏

闕

表氏

闕

畫績之事雜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

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玄地謂之黃青與白

相次也赤與黑相次也玄與黃相次也青與赤謂

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

黻五采備謂之繡土以黃其象方天時變火以圜

山以章水以龍鳥獸蛇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

謂之巧凡畫績之事後素功鍾氏染羽以朱湛丹

秫三月而熾之淳而漬之三入爲纁五入爲緇七

入爲緇筐人

闕

幌氏凍絲以泝水漚其絲七日止

地尺暴之晝暴諸日夜宿諸井七日七夜是謂水

凍凍帛以欄爲灰渥淳其帛實諸澤器滌之以蜃

漬其灰而盪之而揮之而沃之而盪之而塗之而

宿之明日沃而盥之晝暴諸日夜宿諸井七日七  
夜是謂水涑玉人之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  
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  
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天子執冒四  
寸以朝諸侯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  
繼子男執皮帛天子圭中必四圭尺有二寸以祀  
天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上圭尺有  
五寸以致日以土地祿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  
琬圭九寸而纁以象德琰圭九寸判規以除慝以

易行璧羨度尺好二寸以爲度圭璧五寸以祀日  
月星辰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穀圭七寸天子  
以聘女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  
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纁天子以巡守  
宗祝以前馬大璋亦如之諸侯以聘女瑑圭璋八  
寸璧琮八寸以頰聘牙璋中璋七寸射二寸厚寸  
以起軍旅以治兵守駟琮五寸宗后以爲權大琮  
十有二寸射四寸厚寸是謂內鎮宗后守之駟琮  
七寸鼻寸有半寸天子以爲權兩圭五寸有邸以

祀地以旅四望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案十有二寸棗臬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大夫純五夫人以勞諸侯璋邸射素功以祀山川以致稍餼柳人闕雕人闕磬氏為磬倨句一矩有半其博為一股為二鼓為三參分其股博去一以為鼓博參分其鼓博以其一為之厚已上則摩其旁已下則摩其端矢人為矢鏃矢三分弗矢三分一在前二在後兵矢田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後殺矢七分三在前四在後三分其長而殺其一五分其長而羽其一以

其筈厚為之羽深水之以辨其陰陽夾其陰陽以設其比夾

其比以設其羽三分其羽以設其刃則雖有疾風

亦弗之能憚矣刃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琬前弱

則俛後弱則翔中弱則紆中強則揚羽豐則遲羽

殺則趨是故夾而搖之以眡其豐殺之節也撓之

以眡其鴻殺之稱也凡相筈欲生而搏同搏欲重

同重節欲疏同疏欲臬陶人為甗實二黼厚半寸

脣寸盆實二黼厚半寸脣寸甗實二黼厚半寸脣

寸七穿鬲實五殼厚半寸脣寸庾實二殼厚半寸



脣寸旒人爲簋實一殼崇八厚半寸脣寸豆實三  
而成殼崇八凡陶旒之事髻墾薜暴不入市器中  
膊豆中縣膊崇四尺方四寸梓人爲筍簾天下之  
大獸五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鱗者宗廟之事脂者  
膏者以爲牲羸者羽者鱗者以爲筍簾外骨內骨  
卻行久行連行紆行以脰鳴者以注鳴者以旁鳴  
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胸鳴者謂之小虫之屬  
以爲雕琢厚脣弁口出目短耳大胸燿後大體短  
豆若是者謂之羸屬恒有力而不能走其聲大而

宏有力而不能走則於任重宜聲大而宏則於鍾  
宜若是者以爲鍾簾是故擊其所縣而由其簾鳴  
銳喙决吻數目顧豆小體騫腹若是者謂之羽屬  
恒無力而輕其聲清揚而遠聞無力而輕則於任  
輕宜其聲清揚而遠聞則於磬宜若是者以爲磬簾  
是故擊其所縣而由其簾鳴小首而長搏身而鴻若  
是者謂之鱗屬以爲筍凡攫綯援簪之類必深其  
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  
而則於眡必揆爾而怒苟揆爾而怒則於任重宜

且其匪色必似鳴矣爪不深目不出鱗之而不作則必殯爾如委矣苟殯爾如委則加任焉則必如將廢措其匪色必似不鳴矣梓師爲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食一豆肉飲一豆酒中人之食也凡計梓飲器鄉衡而實不盡梓人罪之梓人爲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而鵠居一焉上兩個與其身三下兩個半之上綱與下綱出舌尋纈寸焉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張獸侯則王

以息燕祭侯之禮以酒脯醢其辭曰惟若寧侯母或若女不寧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女強飲強食詒女曾孫諸侯百福廬人爲廬器戈秘六尺有六寸及長尋有四尺車戟常首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凡兵無過三其身過三其身弗能用也而無已又以害人故攻國之兵欲短守國之兵欲長攻國之人衆行地遠食飲饑且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短守國之人寡食飲飽行地不遠且不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長凡兵句兵欲無彈刺兵欲無蝟

是故句兵柶刺兵搏鼓兵同強舉圍欲細細則校  
刺兵同強舉圍欲重重欲傳人傳人則密是故侵  
之凡爲及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被而圍之三分  
其圍去一以爲晉圍五分其晉圍去一以爲首圍  
凡爲首矛參分其長二在前一在後而圍之五分  
其圍去一以爲晉圍參分其晉圍去一以爲刺圍  
凡試廬事置而搖之以眡其始也灸諸牆以眡其  
撓之均也橫而搖之以眡其勁也六建旣備車不  
反覆謂之國工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槷以縣眡

以景爲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  
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匠人營國方九里旁  
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  
市市朝一夫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修一五  
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窓白盛門堂三  
之二室三之一般人重屋堂修七尋堂崇三尺四  
阿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  
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  
以筵宮中度以尋野度以步涂度以軌廟門容大

金文卷之一  
一  
肩七個闈門容小肩三個路門不容乘車之五個  
應門二徹三個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  
卿朝焉九分其國以爲九分九卿治之王宮門阿  
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經涂九  
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門阿之制以爲都城之制  
宮隅之制以爲諸侯之城制環涂以爲諸侯經涂  
野涂以爲都經涂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  
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畹田首倍之廣二尺  
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

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  
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  
各載其名凡天下之地勢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大  
川之上必有涂焉凡溝逆地防謂之不行水屬不  
理孫謂之不行梢溝三十里而廣倍凡行莫水磬  
折以參五欲爲淵則句於矩凡溝必因水勢防必  
因地勢善溝者水激之善防者水淫之凡爲防廣  
與崇方其綱三分去一大防外綱凡溝防必一日  
先深之以爲式里爲式然後可以傳衆力凡任索

約大汲其版謂之無任葺屋參分瓦屋四分困窳  
倉城逆牆六分堂涂十有二分竇其崇三尺牆厚三  
尺崇三之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宣一宣有半謂之  
樛一樛有半謂之柯一柯有半謂之磬折車人爲  
耒庇長尺有一寸中直者三尺有三寸上句者二  
尺有二寸自其庇緣其外以至於首以弦其內六  
尺有六寸與步相中也堅地欲直庇柔地欲句庇  
直庇則利推句庇則利發倨句磬折謂之中地車  
人爲車柯長三尺博二寸厚一寸有半五分其長

以其一爲之首轂長半柯其圍一柯有半輻長一  
柯有半其博二寸厚三之一渠三柯者三行澤者  
欲短轂行山者欲長轂短轂則利長轂則安行澤  
者反輮行山者久輮反輮則易久輮則完六分其  
輪崇以其一爲之牙圍柏車轂長一柯其圍二柯  
其輻一柯其渠二柯者三五分其輪崇以其一爲  
之牙圍大車崇三柯縷寸牝服二柯有三分柯之  
二羊車二柯有三分柯之一栢車二柯凡爲轅三  
其輪崇三分其長二在前一在後以鑿其公徹廣

六尺鬲長六尺弓人爲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六材  
既聚巧者和之幹也者以爲遠也角也者以爲疾  
也筋也者以爲深也膠也者以爲和也絲也者以  
爲固也漆也者以爲受霜露也凡取幹之道七柘  
爲上櫪次之檠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荆次之  
竹爲下凡相幹欲赤黑而陽聲赤黑則鄉心陽聲  
則遠根凡析幹射遠者用執射深者用直居幹之  
道蠶栗不弛則弓不發凡相角秋稠者厚春稠者  
薄穉牛之角直而澤老牛之角紵而昔疾疾險中

瘠牛之角無澤角欲青白而豐末夫角之末蹙於  
剗而休於氣是故柔柔故欲其執也白也者執之  
徵也夫角之中恒當弓之畏畏也者必撓撓故欲  
其堅也青也者堅之徵也夫角之末遠於剗而不  
休於氣是故脆脆故欲其柔也豐末也者柔之徵  
也角長二尺有五寸三色不失理謂之牛戴牛凡  
相膠欲朱色而昔昔也者深瑕而澤紵而搏廉  
鹿膠青白馬膠赤白牛膠火赤鼠膠黑魚膠餌犀  
膠黃凡昵之類不能方凡相筋欲小簡而長大結

而澤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則其爲獸必剽以爲弓  
則豈異於其獸筋欲敵之敵漆欲測絲欲沉得此  
六材之全然後可以爲良凡爲弓冬析幹而春液  
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莫體冰析滯冬折幹則易  
春液角則合夏治筋則不煩秋合三材則合寒莫  
體則張不流冰析滯則審環春被絃則一年之事  
析幹必倫折角無邪剽目必茶剽目不茶則及其  
大修也筋代之受病夫目也者必強強者在內而  
摩其筋夫筋之所由斲恒由此作故角三液而幹

再液厚其帑則木堅薄其帑則需是故厚其液而  
節其帑約之不皆約疏數必侷剽摯必中膠之必  
均剽摯不中膠之不均則及其大修也角代之受  
病夫懷膠於內而摩其角夫角之所由挫恒由此  
作凡居角長者以次需恒角而短是謂逆橈引之  
則縱釋之則不校恒角而達譬如終繼非弓之利  
也今夫菱解中有變焉故校於挺臂中有柎焉故  
剽恒角而達引如終繼非弓之利橋幹欲熟於火  
而無羸橋角欲熟於火而無燂引筋欲盡而無傷

其力鬻膠欲熟而水火相得然則居旱亦不動居濕亦不動苟有賤工必因角幹之濕以爲之柔善者在外動者在內雖善於外必動於內雖善亦弗可以爲良矣凡爲弓方其峻而高其柎長其畏而薄其敝宛之無已應下柎之弓末應將興爲柎而發必動於綱弓而羽綱末應將發弓有六材焉維幹強之張如流水維體防之引之中參維角定之欲宛而無負弦引之如環釋之無失體如環材美工巧爲之時謂之參均角不勝幹幹不勝筋謂之

參均量其力有三均均者三謂之九和九和之弓角與幹權筋三倅膠三銜絲三邸漆三甦上工以有餘下工以不足爲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爲諸侯之弓合七而成規大夫之弓合五而成規士之弓合三而成規弓長六尺有六寸謂之上制上士服之弓長六尺有三寸謂之中制中士服之弓長六尺謂之下制下士服之凡爲弓各因其君之躬志慮血氣豐肉而短寬緩以荼若是者爲之危弓危弓爲之安矢骨直以立忿執以奔若是者爲之



安弓安弓爲之危矢其人安其弓安其矢安則莫能以速中且不深其人危其弓危其矢危則莫能以愿中往體多來體寡謂之夾庾之屬利射侯以弋往體寡來體多謂之王弓之屬利射革與質往體來體若一謂之唐弓之屬利射深大和無濇其次筋角皆有濇而深其次有濇而踈其次角無濇合濇若背手文角環濇牛筋蕢濇麋筋斥蠖濇和弓擊摩覆之而角至謂之句弓覆之而幹至謂之侯弓覆之而筋至謂之深弓

### 秦惠王詛楚文

有秦嗣王取用吉玉瑄璧使其宗祝邵馨布忠告于不顯大神巫咸呂底楚王熊相之多臯昔我先君穆公及楚成王寔戮力同心兩邦若一絆呂婚姻衿呂齊盟曰葉萬子孫毋相爲不利親仰不顯大神巫咸而質焉今楚王熊相康回無道淫佚甚亂宣麥競縱變輸盟刺內之則譏虐不幸刑戮孕婦幽刺親戚拘圉其叔父寘諸冥室積棺之中外之則冒改父心不畏皇天上帝及不顯大神巫咸

之光列威神而兼倍十八世之詛盟率諸侯之兵  
呂臨加我欲剗伐我社稷伐滅我百姓求蔑法皇  
天上帝及不顯大神巫咸之郵祠圭玉犧牲速取  
倍邊城新郢及鄔長親倍不設曰可今又恙興其  
衆張矜億怒飾甲底兵奮士盛師呂偏倍邊競將  
欲復其貺迹唯是秦邦之羸衆敵賦鞞輸棧輿禮  
使介老將之呂自救也亦應受皇天上帝及不顯  
大神巫咸之幾靈德賜克劑楚師日復略我邊城  
設數楚王熊相之倍盟犯詛著諸石章以盟大神

之威神

韓非說難

凡說之難非我知之有以說之之難也又非吾辯  
之能明吾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失而能盡之難  
也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所說  
出於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  
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  
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陰爲厚利  
而顯爲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  
實踈之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顯棄其身矣此

不可不察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所匿之事如此者身危彼顯有所出事而乃以成他故說者不徒知所出而已矣又知其所以爲如此者身危規異事而當知者揣之外而得之事泄於外必以爲已也如此者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忘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此者身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禮義以挑其惡如此者身危貴人或得計而欲自以爲功說者與知焉如此者身危疆以其所不

能爲止以其所不能已如此者身危故與之論大人則以爲間已矣與之論細人則以爲賣重論其所愛則以爲藉資論其所憎則以爲嘗已也徑省其說則以爲不智而拙之米鹽博辨則以爲多而交之略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飭所說之所矜而滅其所耻彼有私急也必以公義示而強之其意有下也然而不能已說者因爲之飾其美而少其不爲也其心有高也而實不

能及說者爲之舉其過而見其惡而多其不行也  
有欲矜以智能則爲之舉異事之同類者多爲之  
地使之資說於我而佯不知也以資其智欲內相  
存之言則必以美名明之而微見其合於私利也  
欲陳危害之事則顯其毀誹而微見其合於私患  
也譽異人與同行者規異事與同計者有與同汗  
者則必以大飾其無傷也有與同敗者則必以明  
飾其無失也彼自多其力則毋以其難概之也自  
勇其斷則毋以其謫怒之自智其計則毋以其敗

窮之大意無所拂忤辭言無所擊摩然後極騁智  
辨焉此道所得親近不疑而得盡辭也伊尹爲宰  
百里奚爲虜皆所以干其上也此二人者皆聖人  
也然猶不能無役身以進如此其汙也今以吾言  
爲宰虜而可以聽用而振世此非能仕之所耻也  
夫曠日離久而周澤未渥深計而不疑引爭而不  
罪則明割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  
此相持此說之成也昔者鄭武公欲伐胡先以其  
女妻胡君以娛其意因問於羣臣吾欲用兵誰可

伐者大夫關其思對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已遂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必將有盜其隣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此二人說者皆當矣厚者爲戮薄者見疑則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也故繞朝之言當矣其爲聖人於晉而爲戮於秦也此不可不察昔者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刑彌子母病人聞

往夜告彌子彌子矯駕君車以出君聞而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忘其刑罪異日與君游於果園食桃而甘不盡以其半啗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味以啗寡人及彌子色衰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固嘗矯駕吾車又嘗啗我以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而以前之所以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變也故有愛於主則智當而加親有憎於主則智不當見罪而加疏故諫說談論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焉夫龍之爲蟲也柔可狎而騎也

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若人有嬰之者則必殺人  
人主亦有逆鱗說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 屈原天問

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  
瞢闇誰能極之馮翼惟像何以識之明明闇闇惟  
時何爲陰陽三合何本何化圜則九重孰營度之  
惟茲何功孰初作之斡維焉繫天極焉加八柱何  
當東南何虧九天之際安放安屬隅隈多有誰知  
其數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屬列星安陳出  
自湯谷次于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幾里夜光何德  
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兔在腹女岐無合夫焉

取九子伯強何處惠氣安在何闔而晦何開而明  
角宿未旦曜靈安藏不任汨鴻師何以尚之僉答  
何憂何不課而行之鳴龜曳銜鮓何聽焉順欲成  
功帝何刑焉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伯禹腹  
鮓夫何以變化纂就前緒遂成考功何續初繼業  
而厥謀不同洪泉極深何以實之地方九州則何  
以墳之應龍何畫河海何歷鮓何所營禹何所成  
康回馮怒地何故以東南傾九州何錯川谷何滂  
東流不溢孰知其故東西南北其脩孰多南北順

隳其衍幾何崑崙縣圃其尻安在增城九重其高  
幾里四方之門其誰從焉西北闢啓何氣通焉日  
安不到燭龍何照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何所冬  
暖何所夏寒焉有石林何獸能言焉有虬龍負熊  
以遊雄虬九首儵忽焉在何所不死長人何守靡  
萍九衢泉華安居蛇吞象厥大何如黑水玄趾三  
危安在延年不死壽何所止鯨魚何所斲堆焉處  
羿焉彈日烏焉解羽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四方  
焉得彼僉山女而通之于台桑閔妃匹合厥身是



繼胡維嗜欲不同味而快鼃飽啓代益作后卒然  
離蜜何啓惟憂而能拘是達皆歸射籥而無害厥  
躬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啓棘賓商九辯九歌何  
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墜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羿  
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嬪馮珖利決封豨是射何獻  
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泥娶純狐眩妻爰謀何羿  
之射革而交吞揆之阻窮西征巖何越焉化而爲  
黃熊巫何活焉咸播秬黍莆藿是營何由并投而  
鯀疾脩盈白蜺嬰茀胡爲此堂安得夫良藥不能

固臧天式從橫陽離爰死大鳥何鳴夫焉喪厥體  
萍號起雨何以興之撰體協脅鹿何膺之鼈戴山  
抃何以安之釋舟陵行何以遷之惟澆在戶何求  
于嫂何少康逐犬而顛隕厥首女岐縫裳而館同  
爰止何顛易厥首而親以逢殆湯謀易旅何以厚  
之覆舟斟尋何道取之桀伐蒙山何所得焉妹嬉  
何肆湯何殛焉舜閔在家父何以鰥堯不姚告二  
女何親厥萌在初何所意焉璜臺十成誰所極焉  
登立爲帝孰道尙之女媧有體孰制匠之舜服厥

弟終然爲害何肆犬體而厥身不危敗吳獲迄古  
南嶽是止孰期去斯得兩男子緣鵠飾玉后帝是  
饗何承謀夏桀終以滅喪帝乃降觀下逢伊摯何  
條放致罰而黎伏大說簡狄在臺嚳何宜玄鳥致  
貽女何喜該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終弊于有扈牧  
夫牛羊于協時舞何以懷之平脇曼膚何以肥之  
有扈牧豎云何而逢擊牀先出其命何從恒秉季  
德焉得夫朴牛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昏微循迹  
有狄不寧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眩弟並淫危害

厥兄何變化以作詐後嗣而逢長成湯東巡有莘  
爰極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水濱之木得彼小  
子夫何惡之媵有莘之婦湯出重泉夫何臯尤不  
勝心伐帝夫誰使挑之會鼃爭盟何踐吾期蒼鳥  
群飛孰使萃之到擊紂躬叔旦不嘉何親揆發足  
周之命以咨嗟授殷天下其位安施反成乃隳其  
罪伊何爭遣伐器何以行之並驅擊翼何以將之  
昭后成遊南土爰底厥利惟何逢彼白雉穆王巧  
梅夫何爲周流環理天下夫何索求妖夫曳銜何

號于市周幽誰誅焉得夫褒姒天命反側何罰何  
佑齊桓九會卒然身殺彼王紂之躬孰使亂惑何  
惡輔弼讒諂是服比干何逆而抑沈之雷開阿順  
而賜封之金何聖人之一德卒其異方梅伯受醢  
箕子佯狂稷維元子帝何篤之投之于冰上鳥何  
燠之何馮弓挾矢殊能將之旣驚帝切激何逢長  
之伯昌號哀秉鞭作牧何令徹彼岐社命有殷之  
國遷藏就岐何能依殷有惑婦何所譏受賜茲醢  
西伯上告何親就上帝罰殷之命以不救師望在

肆昌何志鼓刀揚聲后何喜武發殺殷何所悒載  
尸集戰何所急伯林雉經維其何故何感天抑墜  
夫誰畏懼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禮天下又使至  
代之初湯臣擊後茲承輔何卒官湯尊食宗緒勲  
闔夢生少離散亾何壯武厲能流厥嚴彭鏗斟雉  
帝何饗受壽未多夫何久長中央共牧后何怒蠶  
蟻微命方何固驚女采薇鹿何祐北至回水萃何  
喜兄有噬犬弟何欲易之以百兩卒無祿薄暮雷  
電歸何憂厥嚴不奉帝何求伏匿穴處爰何云荆

勲作師夫何長先悟過改更我又何言吳光爭國  
久余是勝何環穿自問社丘陵爰出子文吾告堵  
敖以不長何試上自予忠名彌彰

左丘明子產論實沈臺駘

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  
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爲祟史莫之  
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  
闕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于戈以  
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闕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  
故辰爲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  
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  
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屬諸參而蕃

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  
王滅唐而封大叔焉故參爲晉星由是觀之則實  
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玄宜師主允  
格臺駘臺駘能業其官宣汾洮障大澤以處大原  
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妣蓐黃實守其祀今晉主  
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  
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厲疫之災於是乎崇  
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崇  
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安樂之事也山川星辰

之神又何爲焉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  
以訪問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宜其氣弗  
使有壅閉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  
今無乃壹之則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  
其生不殖美先盡矣則相生疾君子是以惡之故  
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所慎  
也男女辨姓禮之大節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其  
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爲也已四姬有省  
猶可無則必生疾矣叔向曰善哉胙未之聞也此

皆然矣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重賄之

秦始皇登琅琊臺刻石文

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萬物之紀以明  
人事合同父子聖智仁義顯白道理東撫東土以  
省卒士事已大畢乃臨于海皇帝之功勤勞本事  
上農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搏心揖志器械一  
量同書文字日月所照舟輿所載皆終其命莫不  
得意應時動事是維皇帝匡飭異俗陵水經地憂  
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職  
諸治經易舉錯必當莫不如畫皇帝之明臨察四

方尊卑貴賤不踰次行姦邪不容皆務貞良細大盡力莫敢怠荒遠邇辟隱專務肅莊端直敦忠事業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極誅亂除害典利致福節事以時諸產繁殖黔首安寧不用兵革六親相保終無寇賊驩欣奉教盡知法式六合之內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東海北過大夏人迹所至無不臣者功蓋五帝澤及牛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維秦王兼有天下立名爲皇帝乃撫東土至於琅邪列侯武城侯王離列侯通武侯王賁

倫侯建城侯趙亥倫侯昌武侯成倫侯武信侯馮毋擇丞相隗林丞相王綰卿李斯卿王戊五大夫趙嬰五大夫楊樛從與議於海上曰古之帝者地不過千里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亂殘伐不止猶刻金石以自爲紀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遠方實不稱名故不久長其身未歿諸侯倍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內以爲郡縣天下和平昭明宗廟體道行德尊號大成羣臣相與誦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

爲表經

秦始皇登之罘山刻石文

維二十九年時在中春陽和方起皇帝東游巡登  
之罘臨照于海從臣嘉觀原念休烈追誦本始大  
聖作治建定法度顯著綱紀外教諸侯光施文惠  
明以義理六國回辟貪戾無厭虐殺不已皇帝哀  
衆遂發討師奮揚武德義誅信行威燁旁達莫不  
賓服烹滅疆暴振救黔首周定四極普施明法經  
緯天下永爲儀則大矣哉宇縣之中承順聖意羣  
臣誦功請刻于石表垂于常式



司馬相如封禪文

伊上古之初肇自顛穹之生民歷選列辟以迄於  
秦率邇者踵武聽述者風聲紛輪威蕤湮滅而不  
稱者不可勝數繼昭夏崇號謚略可道者七十有  
二君罔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軒轅之前遐  
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已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  
風可觀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談君  
莫盛於唐堯臣莫賢於后稷后稷創業於唐公劉  
發跡於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邇隆大行越成而後

陵達衰微千載亾聲豈不善始善終哉然無異端  
慎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故軌跡夷易易遵也  
湛恩龐鴻易豐也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  
繼也是以業隆於緼緜而崇冠於二后揆厥所元  
終都攸卒未有殊尤絕跡可考於今者也然猶躡  
梁父登太山建顯號施尊名大漢之德逢湧原泉  
沕滴曼羨旁鳧四塞雲布霧散上暢九垓下泝八  
埏懷生之類霑濡浸潤協氣橫流武節焱逝邇陞  
游原遐闊涑沫首惡鬱沒曉昧昭晰昆蟲閭澤回

首面內然後固騶虞之珍羣徼麋鹿之恠獸導一  
莖六穗於庖犧雙貉共柢之獸獲周餘放龜于岐  
招翠黃乘龍於沼鬼神接靈囿賓於間館奇物譎  
詭倣儻窮變欽哉符瑞臻茲猶以爲德薄不敢道  
封禪蓋周躍魚隕航休之以燎微夫此之爲符也  
以登介丘不亦慝乎進讓之道何其爽歟於是大  
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羣生義征不諛諸夏樂貢百  
蠻執贄德侔往初功無與二休烈浹洽符瑞衆變  
期應紹至不特劄見意泰山梁父設壇塲望幸蓋

號以况榮上帝垂恩儲祉將以慶成陛下謙讓而弗發摯三神之歡缺王道之儀羣臣慝焉或曰且天爲質闇示珍符固不可辭若然辭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父罔幾也亦各並時而榮咸濟厥世而屈說者尚何稱於後而云七十二君哉夫脩德以錫符奉命以行事不爲進越也故聖王不替而脩禮地祇謁款天神勒功中嶽以章至尊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以浸黎元皇皇哉此天下之壯觀工者之卒業不可貶也願陛下全之而後因雜摺紳先

後明倫必察而盡彼既自謂廓然而一悟者其於此猶懵然也則亦何以悟為乎又况俟之而未必不可得徒使人抱不決之疑志分氣餒虛度歲月而俛俛耳曷若致一吾宗循下學上達之序口講心思躬行力究寧煩毋畧寧下毋高寧恣毋深寧拙毋巧從容潛玩存久漸明察理洞然次第無隱然後知夫大中至正之極天理人事之全無不在是初無迥然超絕不可及者而爲微之間毫釐畢察酬酢之際體用渾然雖或使之任至重而處所難

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矣又何疑之不決而氣  
之不先哉此其孰為此外事所謂廓然而一悟者  
雖未知其優步然此一而彼二此實而彼虛則較  
然矣就使其說有實非吾儒之所及者是乃所以  
過乎大中至正之矩而此不及者無一異也蓋大  
本既立準則自明此所以知言而詖淫邪遁接於  
我者皆不能逃其鑿也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  
其政害於其事可不戒哉愚意如此不識高明之  
士以為如何幸少留意焉既以自任又以是為格

則斯言之發虛不得罪矣或末中理亦未明賜將  
復何思請益哉固無嫌於所納之哉噫

揚雄解難

考課邊城訖無善狀承流澤國復出洪鈞既諏日以涖官散寓書而徹听竊以朝廷之上每以休息生養為心郡邑之間宜以還定安集為事矧池陽之都會實江表之要衝如虎如貔旁穆萬屯之聚載芟載柞俯緩千耦之耕承里閭報食餘當師旅勞還之後欲畀拊循之任必求通達之材如某者名迹湮微性質固陋偶襲箕裘之緒久安州縣之勞頃佩左符往守孤壘屬遽書之馳騫紛疆事之

繹騷顧當地勢之必爭適會敵鋒之不至幸終更  
而去彼何新渥以來斯爰若把麾之舊其臨秋浦  
亦齊安解組之餘雖後先遷徙之偶同顧今昔風  
流之非匹退思倖僥之極盡出武成之私恭惟某  
官徑緯皇猷彌綸王度權衡有信拙輕重而得宜  
坏冶無心俾少大而為用近東周行之彥遠咨共  
理之良何此孱庸亦容忝冒某敢不蠲除民瘼和  
輯師也小歌雅鴻雁之詩敢忘勞來讀西京循吏  
之傳益務慰安庶幾一得之愚或有萬分之補然

並玉闕而出戍已愧罔功盼銅虎以分符游膺因  
任方愧馳書之緩乃蒙墜翰之先伏惟某官心醉  
旃奕旋容津水之遊自幸衰蹤獲聆王事雖費日  
簿書之末無預師哉

班固封燕然山銘

維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車騎將軍竇憲寅  
亮聖皇登翼王室納于大麓性清緝熙乃與執金  
吾耿秉述職巡禦治兵於朔方鷹揚之校螭虎之  
士爰該六師暨南單于東胡烏桓西戎氐羌侯王  
君長之羣驍騎十萬元戎輕武長轂四分雷輜蔽  
路萬有三千餘乘勒以八陣涖以威神玄甲耀日  
朱旗絳天遂凌高闕下雞漉經磧鹵絕大漠斬溫  
禺以釁鼓血尸逐以染鏑然後四校橫徂星流彗

掃蕭條萬里野無遺寇於是域滅區殫反旆而旋  
考傳驗圖窮覽其山川遂踰涿郡跨安侯乘燕然  
躡昌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將上以摠高文之  
宿憤光祖宗之玄靈下以安固後嗣恢拓境宇振  
大漢之天聲茲可謂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也  
乃遂封山刊石昭銘盛德其辭曰鑠王師兮征荒  
裔勦凶虐兮截海外夏其邈兮巨地界封神兵兮  
建隆崑熙帝載兮振萬世





